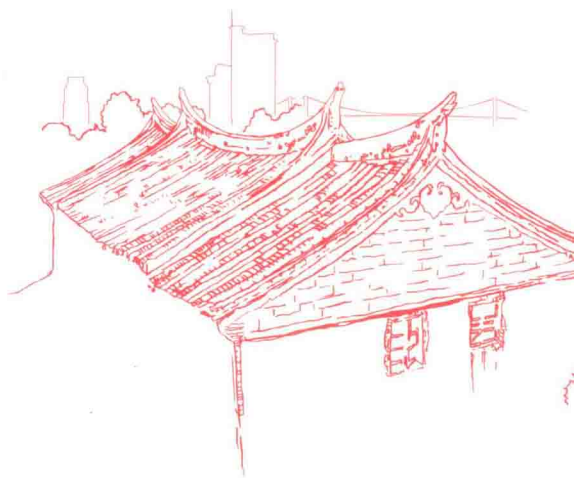




城市记忆

厦门晚报乡土题材作品选

城市记忆

厦门晚报乡土题材作品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记忆——厦门晚报乡土题材作品选/厦门晚报社 编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12

(当代作家文萃)

ISBN 7-5059-4273-5

I. 城… II. 厦… III. 文学-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03149号

书 名	城市记忆——厦门晚报乡土题材作品选
编 著	厦门晚报社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90千字
印 张	15.25印张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273-5/I·3334
定 价	80.00元 (本册定价: 20.00元)

总序

留给厦门的日记

2004年1月1日，厦门晚报将迎来创刊十周年的生日。

十年树木，从蹒跚学步到健步而行，厦门晚报完成了从幼年到青年的转变过程，发行量从几千到十多万份，成为厦门的主流媒体。三千六百多天，厦门晚报在鹭岛200多万市民的呵护扶持下，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携手共进。

十年风雨，我们目睹厦门从小变大，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我们目睹高楼拔地而起，商圈更迭；我们目睹筼筮湖从一泓臭水，变成碧波荡漾的人居飞地；我们目睹环岛路从无到有，变成每天迎接晨曦的“中国最美丽的海滨马拉松赛道”……

十年铸一剑。作为大众传媒——社会信息中心、舆论载体、社会公器和快乐精神中枢，十年来，厦门晚报扮演这些社会角色，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产品。她的许多作品铭记在厦门的城市记忆中，流传在许多人家的饭桌上、剪报中。其中有一些，例如刘翔的漫画，萧春雷的散文，已经被出版社捷足先登，结集出版。有一些已经结集内部出版，例如《情聚鹭岛——厦门首届双胞胎

胎联谊活动纪念画册》、《回首20年》。现在,在厦门晚报创刊十周年之际,我们又选编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作为其中的成果,呈献给厦门的父老乡亲:

《与你同行》——厦门晚报十周年优秀新闻作品选集。这是一条真实的时光隧道,将引领你回首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历史往事:厦门晚报发动的全市公交车投币问题的讨论、暗访医疗窗口系列报道、共饮一江水系列报道等等。白纸黑字可以作证,在过去的三千六百多个日子里,每时每刻,厦门晚报的记者编辑在路上与市民相伴,在纸上与读者同行。

《城市记忆》——取材于厦门晚报的特色版面“乡土”版。这是厦门平面媒体中惟一个立足于闽南地理、人文、历史等的专题版面。它以全新的眼光打量那些渐行渐远的旧事物,以新闻笔触,描历史旧影。那些文化的八闽历史碎片,以及残光碎羽,在这本书里面得以沉淀、升华,让我们再一次慢慢咀嚼、回味。

《厦门百草》——取材于曾经刊发在厦门晚报上的一百二十余种中草药,详细介绍其应用药方。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本报请作者重新修订、整理而成。

《徐革 VS 须一瓜》——本报培养出来的福建著名女作家、记者徐革的个人作品集。她“如鱼得水,漫游于广大的都市:繁杂的生活、繁杂的人物、繁杂的身份和经验,她的眼光宽而尖锐,好像她是没有‘我’的,她随时能够进入任何一个‘我’,在这个异质的‘我’的内部感受、行动和发问。”(李敬泽)

厦门晚报十载寒暑,天天记事,日日播报,全是写给厦门特区的城市日记。作为新闻战线的一名老兵,作为总编辑,我深知给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写“日记”的艰辛,也体会到了写“日记”的快乐。新闻恒新,在读者的注视下,厦门晚报一刻也不敢稍微懈怠。这套丛书,算是厦门晚报全体同仁交给厦门百万读者的一份阶段性答卷。

是为序。

朱家麟

2003年12月1日

前言

本书所选文章,以《厦门晚报》2002年改版后的乡土题材作品为主,共分档案解密、事件揭秘、史海钩沉、闻人记事、乡土风物、发现厦门、厦门人姓名大盘点、追寻神州闽南部落、中秋博状元民俗起源新说、重新发现中国油画大师10辑,从各个角度挖掘了在岁月流水的冲刷下即将消失的城市记忆。

现代化的冲击,正使许多传统的東西悄然逝去,随之消逝的,还有一些不能忘却的纪念,例如乡土情怀、祖先遗产,还有人文精神。《厦门晚报》作为城市历史的记录者,有义务用乡音唤醒沉睡的集体记忆,让新老厦门人共同思考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于是,便有了大量追溯前尘的讲古,呼唤着老厦门的乳名,引起故旧情深的共鸣。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今天的历史。如何把新闻做到历史深处,在“城南旧事”里翻出新花样,是改版后的晚报人努力在探讨的一个课题。本书的结集出版,可以说是这种艰难求索的履痕。无论这行脚印是弯弯曲曲还是笔直前行,我们毕竟都在未曾开垦的处女地上播下了自己的足迹,但愿鲜花会在我们的脚印里开放。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截止日期不可更改,再加上严格的本土范围所限,很多好稿未能选上,使得《城市记忆》充满沧海遗珠之憾。而且,编辑水平有限,稿件里还可能存在着不少缺漏。恳切希望我市文史专家、民俗学者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不胜感激。

目 录

第一辑:档案解密

1949年,宋子文何事来厦	(3)
蒋介石究竟到过几次厦门	(8)
旧厦门航运史的黑色日历	(23)
悲剧背后的黑幕交易	(29)
“黄世金供水案”辨析	(35)
五步溅血毙倭酋	(42)
夜捕汉奸李思贤	(48)

第二辑:事件揭秘

火烧街·熟肉巷·深悲巨痛	(57)
旧社会的虐婢惨剧	(63)
“胡里炮王”身世大起底	(70)
“胡里炮王”显神威	(77)
被遗忘的漳厦铁路	(82)
周恩来下令保护集美学校	(88)
第四十个是凶手	(94)

第三辑:史海钩沉

米珠 薪桂 水血	(105)
70年前的厦门旧城改造	(113)

阻力重重的旧厦门市政建设	(119)
“鸦片大王”叶清和	(125)
江声浩荡 岁月留痕	(132)
烽火年代的琅琅书声	(139)
百载学堂乐歌 乡土人文宝箴	(145)
厦门与美国交往的故事	(155)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164)

第四辑：闻人记事

“三年之绩，有百年之思”	(187)
近代中国人测量大海的第一块贝壳	(193)
厦门奇女子 巾帼伟丈夫	(197)
先贤伟业垂千古	(203)
弘一法师的厦门因缘	(211)
林语堂与鼓浪屿的情缘	(217)
一生悲喜为皮影	(222)
文武信风流 振翊冲霄立	(227)
达而济天下 穷亦善其身	(233)
蔡水况·漆线雕·1973年	(239)

第五辑：乡土风物

最后的“振威第”	(247)
解读洪本部	(253)
新垵霞阳的富与厝	(259)
让凝固的岁月生动起来	(263)
鹭岛文脉所在 小城春秋缩影	(269)
泉音紫云齐飞 人文自然共融	(276)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	(281)
南山客家村 今日武陵源	(286)

第六辑:发现厦门

发现高浦	(293)
行走宋元古驿道	(306)
访古深青村	(311)
古宅十八弯	(317)
回望美仁宫	(323)
从石敢当到风狮爷	(330)

第七辑:厦门人姓名大盘点

聚焦厦门人姓名	(337)
从菜花到瑞典:厦门人名奇趣录	(343)
电脑新版“座次图”	(346)
厦门复姓 16 个 400 多人	(347)
厦门人姓氏人数统计表	(348)
厦门大姓排行榜	(354)

第八辑:追寻神州闽南部落

闽东北的闽南:霞浦三沙	(358)
年夜饭总有“闽南糊”	(362)
三沙镇闽南人后裔洪三梯	(365)
知足常乐:老渔民遵古训	(368)
前岐镇彩岙村林姓闽南人的家族史	(370)
电台一枝花 闽南话当家	(373)
闽南话畅行“福建头”	(375)
跨省午餐吃了不算	(378)
浙南“福建祖”流风余韵	(380)
闽南不闻渔鼓响 苍南仍有嘤嘤声	(384)

被闽南语包围的抗倭古城	(387)
世界矾都的闽南风钻手	(390)
苏步青故里的闽南渊源	(394)
浙南水头与闽南水头	(397)
百岛之县——洞头	(401)

第九辑:中秋博状元民俗起源新说

博饼非厦门独有的历史遗存	(407)
刘海峰教授谈中秋博饼研究	(414)
再谈中秋博状元民俗的起源与演变	(418)
北方人为何不识老“状元”	(424)
探寻状元筹的全貌	(427)
厦门文史界关注博饼起源新说	(434)

第十辑:重新发现中国油画大师

探寻周廷旭的踪迹	(443)
厦门籍旅美画家周廷旭的艺术创作与成就	(445)
知情者细说尘封往事 周廷旭家庭背景初现	(450)
本市美术界人士评周廷旭画作	(455)
卡兹教授盛赞晚报迅速查清周廷旭身世背景	(459)
卡兹教授要来厦门找惊喜	(460)
卡兹教授开始寻踪之旅	(462)
卡兹教授鼓浪屿“寻亲”	(465)
周廷旭家庭背景后续报道	(467)
解读“周家人才现象”	(471)
周廷旭遗作有望回归鼓浪屿	(474)

第一辑：档案解密



1949年,宋子文何事来厦?

洪卜仁

人物简介

宋子文(1894~1971),原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后主管国民党财务,历任广东政府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长、中国银行董事长、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驻美特使、广东省政府主席,与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合称“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后移居美国,1971年4月病逝于旧金山。

来去匆匆

1949年4月15日下午3时40分,旧中国红极一时的财阀宋子文,在全国人民的诅咒唾骂声中,突然从台湾飞临厦门。逗留不足18小时,于16日上午9时15分,又乘原机离厦飞往香港。

宋子文这次来厦,乘坐的是中国航空公司139号专机。同机前来的除了他的夫人外,还有上海永安公司副总裁郭礼安夫妇、前台湾省顾问李择一、中央银行驻港代表林维英等一行18人。当他的专机降落高崎机场时,国民党厦门要塞司令史宏熹、市长李怡星、警察局长刘树梓、中央银行闽台区行主任沈祖同、厦门分行经理吴本景等都拥上迎接。宋子文一行下机后,立即驱车经

市区在鹭江道、升平路口的中央银行门前下车，从海关码头乘坐特备的小汽艇渡海到鼓浪屿，下榻于西仔路头的海滨旅社（址在今鹿礁路2号）。

在海滨旅社稍事茶叙后，5时左右，宋子文夫妇等4人分乘肩舆，先到西林别墅（址在今郑成功纪念馆）观察一番，接着徒步登上日光岩顶，俯览厦鼓风光。下山后，又立即赶往菽庄花园，纵目环视，连声赞好。宋子文身着灰色秋绒西装，眼架黑色太阳镜，手携镶有“T·V·S”三个金字的手杖。他的夫人穿灰色大衣，也带黑色太阳镜。两人不时以英语闲谈，指东划西，哈哈而笑。

答非所问

当宋子文夫妇坐在菽庄花园四十四桥上的石凳休息时，记者们围了上去。宋子文在接受采访时，闪烁其词，答非所问，对这次来厦的任务，更是讳莫如深。

第二天，报纸刊登记者们与宋子文的对话内容。

问：宋先生此行任务，可否见告？

答：我现在是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这次来厦，是因为以前没到过此地，特地前来观光。

问：你从台湾来，对台湾的观感如何？

答：印象甚好，希望甚大。

问：中国经济改革的前途如何？

答：我已不在其位，一无所知。你们新闻记者知道的比我多。

问：宋先生在厦拟逗留几天？离厦后是否赴香港？

答：这要看厦门的气候而定，如果好，多玩几天。

在记者的追问下，宋子文承认了来厦之前曾到过奉化溪口晋谒蒋介石，离台飞厦前与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夫妇共进午餐。抵厦后，还曾挂长途电话给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他还说，“此行原拟赴榕与朱主席会晤，惟因福州机场不能降落，不克如

愿。”

众说纷纭

4月17日《星光日报》和4月19日《江声报》相继报道，宋子文登机前再三叮咛前往机场送行的厦门各机关“首长”和中央银行厦门分行经理吴本景：“黄金、银元，千万别让运走。”

厦门哪来的黄金、银元？又为什么不让运走？话得从1949年元旦说起。

正当1949年元旦来临之际，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奉命将国库中的一批黄金、银元秘密地装上一艘海关巡逻舰，于1月3日凌晨抵达厦门停靠在太古码头（今客运码头）起卸，立即装上军车运走，并派宪兵现场监督，不许人们驻足探望。

起先，人们以为运来的是军火弹药，司空见惯，不以为然。没料到事有意外，一搬运工人因疲劳过度、体力不支而晕倒，肩上的木箱摔地裂开，雪白的银元滚了出来。是日清晨，这条新闻不胫而走，取代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表的《元旦文告》，成为厦门市民最热门的话题。

对这批密运厦门的银元，数量多少，用途何在，民间流传着多种多样的推测，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档案揭秘

1992年2月1日，台湾的《远望》杂志发表原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的回忆文章，文中提及1949年初密运黄金、银元到厦门一事，但语焉不详。继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在《民国档案》上先后公布《1948—1949年中央银行密运黄金去台史料》和《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揭开中央银行当年将国库的黄金、银元运厦门的秘密及其来龙去脉。

1949年元旦晚上，中央银元发行局奉命将国库中的黄金151箱（计重纯金572899497市两），银元1000箱（计400万元）装上海关的“海星”巡逻舰，于2日清晨启碇，由海军总部派“美盛”舰随同护运。发行局派副主任刘华伦、魏曾荫、李友仁及办事员陈子豪随轮押运赴厦。

仅仅过了10天，1月11日，刚接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又面谕发行局“将准备金项下之白银，即日再设法运厦3000万元。”因临时找不到轮船承运，延至1月20日，始与招商局洽妥由“海平”轮及海军司令部“美朋”轮同时装运，原计划“海平”轮装3000箱，“美朋”轮装2000箱，并决定利用当晚11时至翌晨5时的戒严时间，赶装完竣。但由于“银币散存各库，装卸费时”，“临时减少500箱，只装4500箱。”第二天清晨6时，起碇驶厦，由发行局派出纳科副主任杨苏生、办事员安震宇、埔修、张志民率领行警6名，随轮押运。1月23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电沪发行局：“船已安抵厦门”，“已卸毕入库”。

调运风波

国库的第二批银元启运厦门的这一天，也正是蒋介石宣告“引退”的日子。

代总统李宗仁上台不久，经费拮据，曾下令将运厦储藏的黄金、银元解运南京。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宋子文突然飞临厦门，其任务在于传达蒋介石不让黄金、银元启运南京的面谕，并部署将其运往台湾的机宜。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与宋子文16日上午离开厦门几乎同时，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举行“纪念周”，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国大代表”黄廉若首先发难，纠集厦门市参议会、厦门市商会、工会、农会等，联合发起“阻止金银外运”运动。4月21日下午，市参议会召开金融问题座谈会，研究在厦金银出口问题。市长李怡星再三表示，非有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的命令，绝不让存厦

金银运走。紧接着,朱绍良专程到厦指示有关机构,非经他批准同意,存厦的黄金、银元一概不得外运。

事实上,所谓在厦金银拒运,仅是针对运往南京给李宗仁的“国府”而言,而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将这批国库存厦金银运往台湾,却是通行无阻的。4月28日的《星光日报》报道:“昨晚空陆运输频繁,笨重物品载往机场,存厦金银可能运走?”29日,该报续有报道:“前晚外运白银,经本市最高当局核放。”记者在采访市参议会议长陈烈甫时,陈答:“存厦金银系属国库所有,地方性的参议会,未便表示意见。”

台湾得利

国库运厦和运穗的黄金和银元,最后都运到台湾。

据国民党当局披露,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银元共有3批,其中黄金277.5千万余两,银元1500万元,另有美金1530万余元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政府账号。美国前驻法国及苏联大使蒲立德曾在《展望》杂志发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情况时指出:“台湾面积仅约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维持60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官员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

从祖国大陆运去的黄金在台湾发挥的作用,蒋经国也曾有过这样的评价:“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由此可见,台湾经济的发展,乃得益于全国同胞血汗的培植。

(2003年3月16日)